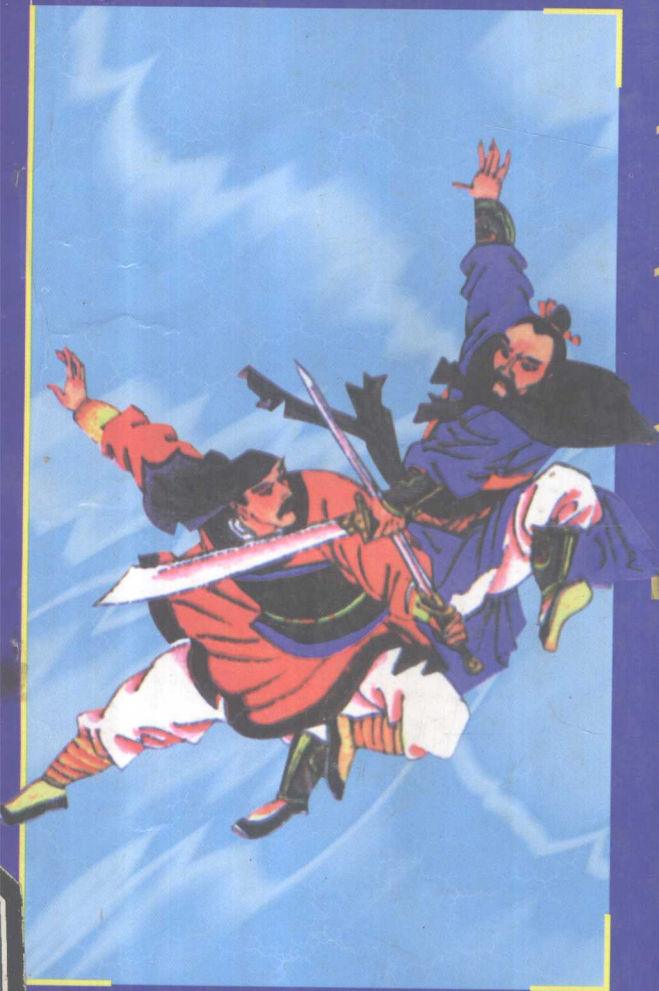


香港 梁羽生武侠专辑

瀚海雄风



武侠情义小说大师
惊人手笔首次结集大陆出版

瀚海雄风

下

梁羽生著



《梁羽生系列》作品集

- | | | |
|----------|---------|---------|
| ① 龙虎斗京华 | ② 飞凤潜龙 | ③ 还剑奇情录 |
| ④ 草莽龙蛇传 | ⑤ 冰魄寒光剑 | ⑥ 塞外奇侠传 |
| ⑦ 白发魔女传 | ⑧ 七剑下天山 | ⑨ 江湖三女侠 |
| ⑩ 萍踪侠影录 | ⑪ 散花女侠 | ⑫ 联剑风云录 |
| ⑬ 冰川天女传 | ⑭ 云海玉弓缘 | ⑮ 侠骨丹心 |
| ⑯ 风雷震九州 | ⑰ 冰河洗剑录 | ⑱ 女帝奇英传 |
| ⑲ 大唐游侠传 | ⑳ 龙凤宝钗缘 | ㉑ 慧剑心魔 |
| ㉒ 狂侠天骄魔女 | ㉓ 鸣镝风云录 | ㉔ 广陵剑 |
| ㉕ 风云雷电 | ㉖ 瀚海雄风 | ㉗ 游剑江湖 |
| ㉘ 牧野流星 | ㉙ 弹指惊雷 | ㉚ 绝塞传烽录 |
| ㉛ 剑网尘丝 | ㉜ 幻剑灵旗 | |

瀚海雄风（下） 梁羽生著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通县向阳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9印张 727,000千字

1999年1月第一版,199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册

平装本定价 33.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瀚海雄风

下

- | | | | |
|-------|---------|-------|-------|
| 第四十一回 | 良言有效医心病 | | (469) |
| 第四十二回 | 暗箭无功破贼巢 | | (482) |
| 第四十三回 | 慷慨释俘多义重 | | (493) |
| 第四十四回 | 凄怆历劫倍情坚 | | (505) |
| 第四十五回 | 浪子回头原是假 | | (517) |
| 第四十六回 | 金枝去国悔情痴 | | (526) |
| 第四十七回 | 辣手重施欺弱质 | | (538) |
| 第四十八回 | 大仇未报斗群魔 | | (550) |
| 第四十九回 | 宝剑明珠欣有托 | | (562) |
| | 金枝玉叶叹飘零 | | |
| | 密室定谋奸计露 | | |
| | 华堂闻席杀机萌 | | |
| | 难消宿怨排凶阵 | | |
| | 为释疑团表寸心 | | |
| | 喜有贤徒传剑法 | | |
| | 要诛逆贼护师门 | | |
| | 覆雨翻云充侠士 | | |
| | 惊天动地入金京 | | |

第五十回	棋争先着交豪杰 阵布玄虚诱故人	(574)
第五十一回	枭雄自古工心计 红粉如今见挚情	(586)
第五十二回	福慧双修成梦想 恩仇一快惜佳人	(598)
第五十三回	李代桃僵悲往事 情虚意假斗机谋	(610)
第五十四回	堕溺沾泥怜玉女 煽风点火恨奸人	(622)
第五十五回	清理师门饶胆识 智擒判贼赛须眉	(634)
第五十六回	益见深情囚黑室 拚将热血洗污名	(646)
第五十七回	鸾飘凤泊芳心碎 虎斗龙争剑气寒	(658)
第五十八回	公主情多徒怅怅 良朋义重恨绵绵	(670)
第五十九回	枭雄辣手诛王子 大侠横刀斗恶僧	(682)
第六十回	欲得仙槎通瀚海 且看豪杰振雄风	(693)

第四十一回

良言有效医心病 暗箭无功破贼巢

这刹那间杨婉的惊慌登时化作了一团怒火，去救黑石道人已来不及，杨婉身形一起，翩如飞鸟的从前面那人的头顶掠过，立即使向距离较近的窦安平扑去。

黑石道人在地上打了两个大翻，喝道：“反正我只有一条性命，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有赚！”喝声中刀光疾闪，双足尚未能直立，手中的快刀已是向四方乱劈！只听得“咔嚓”连声，转眼间已是有三条手臂给他的快刀砍断！

可是因为黑石道人受伤太重，他是以肘支地，膝身跃起的，一轮快刀劈过，气力亦已用尽，“卜通”的又倒下去了。

向他攻击的五个人三人断臂，另外两个人吓得魂飞魄散，那里还敢再去惹他？只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连忙远远的躲开！

就在黑石道人以快刀拼命之时，杨婉亦已在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唰的一剑，便向窦安平刺下。

窦安平也委实凶顽无比，右手五指已断，只剩下一柄单钩，看见杨婉长剑刺下，居然还敢迎敌，一招“举火燎天”，左手的护手钩竟然把杨婉的长剑锁住。

说时迟，那时快，后面的几个人已赶到，月牙刀、齐眉棍、青铜锏、小花枪，四般兵器，一齐向杨婉的身上所刺！

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叫道：“孟大侠、李盟主驾到！”

这一声叫喊登时把聚义厅中的群盗吓住了，他们本来是准备孟少刚和李思南明天到的，想不到他们却提早了一日，在这紧要的关头，突如其来！

原来窦安平派遣往琅琊山的那个使者陪伴孟李二人回山、按照原定的计划，本来是应该明天到的。但孟少刚催他早行夜宿，不许他在路上拖

延，故而提早了一天到了。

到了飞龙山之时，正是聚义厅中开始恶斗的时候，在寨口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地位较低，自己作不得主的小头目。

这小头目也知不妙，期期艾艾的说道：“里、里面有事，孟大侠和李盟主可否稍待片刻，容、容小的进去禀报？”

孟少别侧耳细听，隐隐听得似有厮杀之声，故意问道：“是鞑子杀来了么？”邓小头目道：“是，是——，不，不是。”孟少刚道：“那又是什么人？”小头目道：“不，不知道。”神色慌张，语无伦次。

孟少刚本来还不敢断定寨中是练武的吆喝还是真正的厮杀的声音的，此时见这小头目惊惶失措，已经可以断定是有自己这边的人正在寨中被困了。于是当机立断，出指如电，倏的便点了邓小头目的穴道。

那个使乾大吃一惊，失声叫道：“孟大侠，你，你这是干嘛？”话犹未了，已是给李思南扣着虎口。

李思南沉声喝道：“宴安平设下陷阱来诱我，你当我不知么”老实告诉你吧，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现在已然来到，我是非进去不可的了！你为虎作张，本应取你性命，但我缺少一个带路的人，你乖乖的带我进去，我就饶你。”

那使者的性命捏在李思南的手里，自是不敢不依。他奉命前往琅琊山诱骗李思南之事，只有宴安平和几个大头目知道，山寨里的喽兵也只是认识他而不认识孟李二人，见他带了两个陌生人进来，虽然觉得诧异，也是不敢多问。“聚义厅”中正在混战，一般喽兵还只道他是请了高手及时赶来助战的。

直至到了“聚义厅”前，方始有认得孟李的人，大声叫了出来。

围攻杨婉那四个人听说江南大侠孟少刚来到，都是不由得大吃一惊。杨婉一招“夜叉探海”，直钢剑往前一送，摆脱了宴安平的护手钩，立即使是一招“扫荡八方”，把那四个人的兵器都荡开了。

孟少刚大喝这：“住手！”这一声大喝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连白万雄也是不禁心间一凛，不敢不从。

可是就在众人按住兵器相继罢斗之时，却有一个人突然向杨婉扑去，这是阳坚白。

阳坚占的身份不比他人，他知道山寨中的头目或许可邀幸免，李思南和褚云峰等人却是决计不会放过他的，他不甘束手就擒，是以想把杨婉擒为人质。他和杨婉交过手，又知道杨是李思南的未婚妻子，自忖可以有几分把握在攻其不备的情形之下把杨婉手到拿来，只要拿着了杨婉，就不怕李思南难为他了。

杨婉看见李思南来到，心里又惊又喜，果然没有提防，待听得背后金刃之声，回过身时，已是来不及了。阳坚白平剑一拍，压着了杨婉手中的青钢剑，迅即就使出近身缠斗的小擒拿手法，扭着杨婉的手臂。

不料螳螂捕蝉，尚有黄雀在后，李思南听到孟明霞的叫声，立即飞身掠去，赶在孟明霞的前面，到了杨婉身边。此时阳坚白刚刚扭着杨婉的手臂，李思南骈指使点他的肩穴。

饶是阳坚白本领高强，这一指也是躲闪不开，“肩井穴”给李思南的指尖戳个正着，气力登时使不出来，杨婉挣脱了他的掌握，喇的一剑便刺过去。阳坚白不敢招架，转身就跑。

李思南喝道：“往那里跑？”正要去追，杨婉恰好在此时转过身来，李思南的目光与她相触，登时呆了。

孟明霞叫道：“爹，这小贼是阳天雷的儿子！”孟少刚道：“我知道！”话犹未了，一个箭步掠身而前，已是堵住了阳坚白去路。

阳坚白刚的一剑刺去，孟少刚冷笑道：“居然还敢和我动手！”使出“弹指神通”的功夫，“铮”的一声，刚好弹着无锋的剑脊。阳坚白虎口一震，长剑脱手，飞上半空。

孟少刚哼了一声，冷冷说道：“谅你也逃不出我的掌心，乖乖的束手就擒吧！”左掌一圈，右掌一探，使出了“龙爪手”的大擒拿招式，正要抓他，忽觉脑后风生，有两个人同时袭来。

孟少刚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焉能受人暗算，可是这两人出手狠辣之极，正是攻之所必救，孟少刚的内功虽然差不多到了炉火纯青之境，也是不敢让他们打中，只好放松了阳坚白，先行对付这两个人。

两方面支作都是快到极点，孟少刚反手一拿，右边的那个双掌一合，“拍”的一声就夹着他的手腕。左边的那个人一拳捣出，冲击孟少刚的面门。

孟少刚近十年来身经百战，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亏，心头一凛，想道：“想不到这里居然还有两个一流好手！”当下使出绝顶神功，霍地身形一矮，把那个拿着他手腕的人像皮球般的抛了起来，和一拳打来的那个人撞个正着，那个人也给撞跌了，孟少刚出手如电，一手一个登时抓着了这两个人的琵琶骨。可是阳坚白却已溜走了。

孟少刚抓起了这两个人，说道：“你们是什么人，看你们身手不凡，何以甘心作金房的爪牙？”

且说李思南碰着了杨婉的目光，登时呆了，杨婉也是一片茫然，不知说些什么才好，过了半晌，李思南才好像从梦中惊醒过来。说道：“婉妹，当真是你么？”

杨婉低下了头，说道：“你居然还认得我？”她是女扮男装，而且是改容易貌了的，见李思南认得是她。心头不由得甜丝丝的甚是欢喜。

李思南道：“咱们是拴着一条绳子上的蚂炸，我怎会不认识你呢。婉妹，我见了石璞，才知道你还活在人间，我找得你好苦啊！”

“咱们是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蚂炸”这一句话，正是他们在订婚之后，逃亡作中，李思南因为杨婉怀疑他对他不是真情，曾经和杨的说过的一句话。此际，杨婉重新从他的口中听到了这一句，对他满腔的怨恨都好像冰雪给春风融解了。

孟明霞把褚云峰拉了过来，笑嘻嘻的说道：“南哥婉姐，恭喜你们今日团圆了。”李思南面上一红，这才想起了自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以自己义军盟主的身份，怎可独自躲在一旁，和杨的偷说情话？

褚云峰笑道：“我却要向两位道歉了，李盟主，那天我没有参加庆功宴而私自逃下山，你一定会有疑心的了？杨姑娘，那天晚上，我迫不得已和你动手，也请你不要怪责。”

孟明霞跟着笑道：“云峰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大约也用不着解释了吧？”

杨婉看见孟褚二人如此亲热，心里又是好笑，又是欢喜，想道：“原来他们是一对情侣，我真糊涂，不以为她是和南哥相恋呢。”当下连忙说道：“褚大哥，那天晚上，多亏你暗中帮忙，我才得以免遭屠龙的毒手，我还没有多谢你呢。”

李思南道：“你爹擒了两个人，咱们过去看看。”此时孟少刚正在盘问那两个人的来历，那两个人都是装聋作哑，闭口不言。

李思南褚云峰这两对走过去的时候，严浣早已在他们之前和姨父见了面。孟少刚想不到在这里见着自己的甥女，心里十分欢喜，还未得有空暇问她，忽见女儿和褚云峰又走了过来，更是喜出望外，笑道：“云峰，我听得霞儿说起你那日在琅琊山上之事，我就猜到是你了，果然不错，你们两人怎么会在一起的？”孟明霞笑道：“说来话长，待会儿我再慢慢告诉爹爹。”

李思南定睛向那个人一望，忽地喝道：“你这两个小子好大的胆，居然敢偷到中原，勾结武林败类，兴风作浪！孟少刚诧道：“思南，你认得他们？”李思南道：“这两个人是蒙古的金帐武士，名字我可记不得了。但他们身上一定藏有成吉思汗生前所赐的金牌的，决不会错！”

孟少刚动手一搜，果然在他们的身上各自搜出了一面金牌、金牌上刻有一只兀鹰，振翅腾空，神态生动。这是“金帐武士”的标记，金牌由成吉思汗所赐，得了金牌的武士引为殊荣，当然是随身携带的了。成吉思汗曾经想封李思南做“金帐武士”，李思南推辞不就，是以知道有这个规矩。

孟少刚搜出了金牌，大怒喝道：“赛安平，你不但勾结金虏，而且私通蒙古该当何罪，你自己说吧！”

此时飞龙山的大小头目都已跑来，几乎挤满了聚义厅，震于江南大侠孟少刚的声威，谁都不敢鲁莽动手。

谷涵虚扶起黑石道人，只见黑石道人面如金纸，已是奄奄一息。

谷涵虚给黑石道人敷上了金创药，悄声说道：“赛安平，我不想杀一个已经受伤的人，你自行了断吧！”赛安平左手的五根指头刚才在激斗中业已给黑石道人的快刀削掉，是以谷涵虚口出此言。“自行了断”就是要他自杀的意思。

赛安平看见孟李二人来到，自己布下的陷阱完全失效，心中当然是恐惧的。但俗语有云：“困兽犹斗”。他手下还有这许多人，如何肯甘心自尽？当下圆睁双目，冷笑说道：“好个狂妄的小子，胆敢在我的寨中迫我自行了断！众位弟兄，你们说话：凭着我们飞龙山在绿林中闯出来的万儿，岂能受人如此侮辱？赛某纵然受伤，也誓必与你这小子了拼！”

赛安平的这一番说话用意是在激发手下头目与他同仇敌汽，果然，有几个糊涂的人给他说得气愤填膺，围拢在他的周围，向谷涵虚怒目而视，准备保卫他们的首领。

严浣也不知不觉的起到了谷涵虚的身旁，准备与他并肩作战。

孟少刚道：“这人是谁？”褚云峰道：“这位谷师兄是我耿师叔的高足。”孟少刚曾经听过女儿说过谷涵虚与严浣之事，说道：“哦，原来他就是谷涵虚。”

谷涵虚低声说道：“浣妹，你给黑石道长包裹伤口，我来替他报仇！”喇的拔出剑来，喝道：“谁要替赛安平作陪葬的，我就成全他吧！”

孟少刚忽地喝道：“且慢！”那几个头目本来已是准备上前一拼的，孟少刚一喝，不觉都止住了脚步。

孟少刚朗声说道：“飞龙山闯出的万儿是给赛安平玷污了，与你们无关。你们看看，这两个就是蒙古的金帐武士，刚才跑掉的那个人又是金男师阳天雷的儿子，赛安平不惜勾结金虏、私通蒙古，难道你们也甘心跟着他做两姓家奴、异族鹰爪。”

飞龙山的头目和赛安平邀来的好手，一来是怯惧于孟少刚的“神剑”威名。二来在赛安平的私通帖子的秘密已经给揭破之后，也是暗萌悔意，不敢公然助他了。那几个糊涂的头目平日是给赛安平用小恩小惠笼络的，但此时见众人噤若寒蝉，又见赛安平对自己的把兄弟也能下得辣手，仔细一想，也觉得给赛安平陪葬实是不值，于是一个个在他眼前溜走。

赛安平面如上色，颤声说道：“白老英雄，事已如此，我也不敢说什么有福同事，有祸同当的话了。我死不足惜，但若是任凭他们得逞，只怕江湖上的朋友会笑话白老英雄是怕了孟少刚！”

白万雄明知他是出言挑拨，想利用自己来替他抵挡强敌，可是也不能不硬着头皮站了出来。

原来白万雄与赛安平乃是一丘之貉，彼此都是走了阳天雷的门路，准备见风使舵、卖国求荣的。赛安平说的那几句话隐隐含有威胁之意，其实就是向白万雄暗示：“我们说好了有福同事，有祸同当，你若想置身事外，我就只好和盘托出了。”白万雄有把柄握在赛安平的手里，是以明知他的用意，也只好硬着头皮，挺身而出。

不过白万雄也是老奸巨滑之辈，眉头一皱，主直心来，便即说道：“孟大侠是当令第一剑术高手，白某颇有自知之明，即使白某气力充沛，也决计不是孟大侠的对手。不过赛寨主既然这么说了，我若不向孟大侠请教，懦夫之消，更是难堪。好在败在孟大侠手里也是虽败犹荣，孟大侠你就划出道儿来吧。”

这番说话说得十分得体，一面是表示不敢与孟少刚为敌，一面也暗示了自己是已经恶斗了一场，气力不加的。试想以孟少刚的身份，如何还能与会了比拼？

不出所料，孟少刚果然说道：“白万雄，我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你竟然还是不分黑白，宁愿给赛安平作陪葬么？”

白万雄道：“江湖上以义气为先，我不管你说的的是什么道理，我只知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即使是三刀六洞，决不皱眉。”

孟少刚道：“你既然定要和我比试，我却要赢得你心服口服才。你今日既然气力不加，我可以许你改期再比。”

孟少刚这话已有放过白万雄之意，可是白万雄在赛安平威胁之下，却不能舍弃了他，独自脱身，只好再冒个险，说道：“我和赛寨主是休戚与共，决不自求幸免的。你要改期再比也行，但今日你们也不能和赛寨主动了。”

孟少刚疑心顿起，心里想道：“白万雄似乎不是个很重义气的人，为何他却誓死要为赛安平卖命？”不过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却还不敢断定他就是和赛安平一样的卖国求荣，因此一时之间也就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和他动手了。

孟少刚正自踌躇，李思南已是忍不住说道：“割鸡焉用牛刀，孟大侠不愿占你便宜，我来和你比试！”

白万雄道：“我本来不愿和小辈比试，不过你是绿林盟主，和你比试，也不算辱没我的身份。但不知孟大侠之意如何？”

孟少刚深知李思南的本领，心想想道：“白万雄已经斗了一场，思南料不至于败在他的手里，不过只怕也没有把握胜他。”孟少刚沉吟未语，李思南已先说道：“笑话，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以孟大侠的身份，他还会暗算你不成。”孟少刚听李思南的口气，倒似乎是颇有把握。

李思南既然这样说了，孟少刚只好说道：“有李盟主来发落你，我当然是不屑再管你了。”

白万雄正是巴不得孟少刚有这句话说，心里自思：“只要他袖手旁观，难道我还打不过一个后生小子？”当下大喜说道：“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若输了，任凭你们研。但李盟主，倘若是你输了，那又如何？”李思南冷笑道：“随便你划出道儿，我输了，决不反悔！”

白万雄道：“好，倘若是你输了，这飞龙山的事情，就不许你来插手了。请你们马上离开！”

李思南道：“好，只要你在一百招之内，胜得了我，我立即下山。宴安平我也饶他就是！”

白万雄喜出望外，说道：“你是绿林盟主，说的话可得算数。我但求你们不再干预飞龙山之事，至于胜败的限定，却也无须就是百招！”他一再强调李思南绿林盟主的身份，其实是说给孟少刚褚云峰等人听的。他自以为是稳操胜券，把话预先说好，就不怕胜负已分之后，孟褚等人再来难为宴安平了。

孟少刚皱了皱眉，心里想道：“李思南忒也太好胜了。”但为了尊重李思南绿林盟主的身份也只能说道：“不错，胜败之数，原是不必限定百招！”李思南答应的条件，他却是不便更改了。

李思南道：“他是打过了一场的，我岂能占他的便宜，必须这样，才能令他没有闲话好说，孟大侠，就请你作个证人吧。”

孟少刚听他说得好像极有把握，心里想道：“思南性情厚重，决非狂妄之徒。他若是没有几分把握，料也不敢这样说话。”可是仍然不禁有点为李思南担心。

白万雄心花怒放，立即说道：“既然如此，请李盟主亮剑进招！”

杨婉走上前来，低声说道：“南哥，你用我的宝剑。”她是见过白万雄的本事，褚云峰和谷涵虚两人联和斗他，也只不过打个平，李思南的本领可能比褚云峰稍胜一筹，但要说单打独斗就可以胜得了白万雄，这是连杨婉也不敢相信的。杨婉现在所用的这一把剑乃是明慧公主所赠的宝物，有断金切玉之能，吹毛立断之利，故而杨婉要借给他用，希望他有了宝剑，或者还有几分机会，可以在百招之内克制强敌。

不料李思南非但不用她的宝剑，而且连自己的佩剑也解了下来，说道：“我不能占他半点便宜，他既然不用兵器，我就与他掌底判雌雄吧。”

白万雄练有绵掌击石如粉的功夫，刚柔兼济的掌力足以号称武林一绝。李思南要和他比掌，这对他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当下乐得哈哈大笑，说道：“李少侠当真不愧是少年英雄，只凭这份豪气，就足以令人折服！怪不得绿林同道：‘推戴你做盟主了。好，这就请盟主赐招吧！’”

“杨婉却是不禁手心里捏着一把冷汗，暗暗吃惊，想道：‘以褚云峰和谷涵虚两人合使的天雷掌力，尚且胜不了这个老贼。南哥也未免太过托大了。’可是此时双方已是把话说满，如箭在弦，即将交手，杨婉虽然着急，亦是无可如何。”

李思南淡淡说道：“幼不偁长，你先出招。”白万雄更合心意，立即说道。“好，李盟主既然如此谦让，老朽是恭敬不如从命。”话声一收，马跨步进招，呼的一掌，向李思南打去。

李思南喝声：“来得好！”一偏身左腕虚勾右拳疾吐，避实就虚，反击白万雄的左“肩井穴”。这一招两式，拳掌兼施，正是攻敌所必救的杀手绝招，白万雄这才不由得骤吃一惊，想道：“这小子果然了得，怪不得他年纪轻轻，居然能令群豪慑服，做到了绿林盟主！”刚才他虽然口头上恭维了李思南，但却是言不由衷的，如今见了李思南真实的本领，这才是真正的佩服了。

但白万雄挟着数十年功力，虽觉对方本领出乎他意料之外，仍是认为可操胜券，当下立即避招还招，唰地一窜，双臂笑张，向外一展，左掌了思南的额门，右掌伸出，插向李思南的胸膛。这一招有个名掌，叫做“双龙出海”。

对方攻得猛，李思南也守得妙，眨眼间已是身移步换，伏身揉进，步走连环，双掌虚抱，倏地一分，一记轻描淡写的“推窗见月”，就把对方的攻势化解了。

两人此来彼往，越斗越猛，白万雄手脚起处，全带劲风，周围数丈之内，旁观的人都感到他的掌风刮面，隐隐作痛，不由得步步后退。

但李思南也丝毫不见吃亏，只见他脚踏五行人卦方位，掌随身转，指东打西，忽纵忽横，忽拳忽掌，变化繁复，招数少，果然是与众不同！斗到

紧处，只见两条人影忽倏忽分，已分不出谁是白万雄谁是李思南了。

孟少刚这才放下心来，想道：“少林寺真传的达摩掌法果然是非同凡响！”原来李思南使的一套伏虎拳、一套罗汉掌，乃是少林寺始祖达摩祖师的衣钵真传，全起来就是全套的达摩掌法。达摩掌法精深博大，若是练到了炉火纯青之境，足以破解任何一派的拳掌功夫。

李思南虽然尚未练到炉火纯青之地，但在他进来之时，看见白万雄以绵掌抵挡褚谷二人的“天雷功”，额角已是沁出黄豆般大小的汗珠，知道他的内力定然难以为继。只要在内力上不输给他，在掌法上李思南自是有取胜的把握，因此李思南才敢夸下海口，声言要在百招之内击败他的。

果然过了五十招之后，白万雄强不下，气力渐渐不加，此消彼长，登时就给李思南抢了攻势。

旁人一时间尚未看得出来，白万雄自己已是心中明白，暗自想道：“再战下去，只怕当真要在百招之内折在这小子的手里了，但我倘若在此时强手求知，失了面子尚在其次，莫安平如何肯放过我”以他的为人，我有把握握在他的手里，他即使是明知跑不掉了，也一定不肯让我独自逃生，非得拉着我陪着他同归于尽不可！”把眼偷瞧，只见莫安平正在紧张万状的给他呐喊助威。

激战中白万雄冒险进招，一记“羚羊挂角”，左掌冲击下巴，右掌斜飞，切削小臂，这一招两式，正是他绵掌掌法中的一招两败俱伤的杀手。

李思南如何能让他达成两败俱伤的目的，当下一个“盘龙缠步”，在间不容发之际避免还招，只见人影翻腾，“嗤”的一声响，李思南的上衣给他撕去了一幅，白万雄却给他以借力打力的功夫，一招“乱云飞渡”，轻轻托出了三步开外。

莫安平叫道：“可惜！可惜！”李思南也道：“可惜！可惜！”褚云峰此时已看出李思南稳操胜券，笑道：“李盟主，你又替他可什么？”李思南道：“可惜他几十看看修为，得来，如今竟因一念之差，替一个通番卖国的奸人陪葬。”

李思南那里知道白万雄与莫安平乃是一丘之貉，同样的是通番卖国的奸人，他还想给他一个当头棒喝，“点醒”他呢。白万雄听了此言，蓦地心头一劲，暗自想道：“有了，有了！”

再度交锋，白万雄作出拼命的模样，向前猛扑，李思南以为他是困兽犹斗，亦是不敢轻敌。赛安平大为欢喜，心里想道：“想不到这老头儿居然还够朋友。”不料心念未已，白万雄突然一个转身，倏的就到了赛安平的面前，呼的一掌就身分了当头击下！

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莫说赛安平是做梦也想不到，李思南亦是大感意外。因为他正在步步为营的防守，白万雄突然间转移攻击的目标，他自是无暇追击的了。

白万雄的绵掌有碎石如粉之能，赛安平给他当头一击，如何还能活命，当然是马上呜呼哀哉的了。

片刻之前，白万雄还是口口声声，说什么“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舍了性命，也要维护赛安平的。但如今他毫发无伤，倒是赛安平的性命给他亲手结束了。褚云峰冷笑道：“白老先生，怎的你忽然又不讲江湖义气了。”

白万雄击毙了赛安平，回过头来，对李思南抱拳一拱，说道：“多谢联盟主金玉良言，白某不胜惭愧！”李思南恍恍说道：“你醒悟得这样快，倒是有点慧根呀！”口气显然是对白万雄有所怀疑，不敢相信。

谷涵虚笑道：“什么慧根，分明他是打不过你，迫得出此下策，逼你饶他。”谷涵虚这样推测，自以为是看穿了白万雄的心肠，却怎知还是失之忠厚，白万雄杀人的动机比他所推测的还要恶毒得多！不过场中也并非没有明眼之人，老于世故的童少刚就已隐隐起了猜疑，暗自想道：“即使白老英雄真的醒悟，他也用不着亲手去杀赛安平呀。”当下冷眼旁观，看白万雄如何分辨？

白万雄满面通红，说道：“不过白某其实也并非真的想为这厮卖命，我只是假戏真做而已。”李思南道：“何谓假戏真做，请道其详？”

白万雄含笑说道：“说出来盟主请你可别见怪，我是想试试盟主的武功。”李思南诧异道：“哦，原来你只是想试试我的武功吗？”心想：“他刚才分明乃是性命相扑，那像他现在说的这样轻松？”

白万雄装出微昂慷慨之状说的：“白某虽然年老糊涂，尚不至于不明大义。赛安平私通鬻子，甘作爪牙，白某岂能和这样的人讲甚江湖道义？刚才我本想一走了之的，但后来忽想到这个机会，领教领教盟主的武功也

好。我知道孟大侠定然不屑亲自下场，多半是盟主赐教于我的。实不相瞒，我见盟主年纪轻轻，就得到了绿林同道的推戴，我委实是有点儿不服气呢。是以我出为这厮卖命，才能迫出盟主的超卓武功。一试之下，才知盟主果然是名不虚传，白某如今是心服口服了！”

白万雄的话实是难以自圆其说，不过李思南以忠厚待人，心里却是这样想道：“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是为势所迫还是及时悔悟，他既然现在不是为虎作张，我又何妨网开一面，让他自新。”于是说道：“那么白老英雄是愿意留在这儿助我们同抗鞑子，还是要回去呢？”

白万雄道：“盟主手下人材济济，白某老朽无能，早已金盆洗手，不想重走江湖了。请盟主许我还家养老，归隐林泉。盟主若然需要用人，小儿千胜，倒是可以为盟主执鞭随镫。待白某回家之后，自当叫他前来效力。”

李思南道：“好吧，你要回去便回去吧。令郎之事，待他来了再说。我这里固然需要人，但也绝不勉强别人的。”

黑石道人在敷上金创药之后，流血已止，精神好了一些，此时看见李思南放走白万雄，忍不住叫道：“赛安平固然是罪该万死，但你这老匹夫却不配杀他。李盟主，这老家伙口密腹剑，绝不是一个好人，你怎的将他放了？”

白万雄道：“你有何证据说我口密腹剑？”哼，哼，欲加以罪，何患无辞了？恐怕你是恨我杀你结拜兄弟，这才含血喷人吧？”

黑石道人大怒道：“你这才是含血喷人，赛安平我也要杀他，这是有目共睹的！你倒打一耙，是何居心？”但他责骂白万雄，却也说不出他和赛安平是一丘之貉的证据。

李思南劝解道：“只要一个人有向善之心，我们又何妨从轻发落？白老先生，我与你素昧平生，也不知道你的为人，黑石道长说的话，但愿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好，你去吧。”

李思南是盟主的身份，他既然如此说了，黑石道人虽然余怒未息，也只好让他走了。

孟少刚本来也是不愿意放走白万雄的，但一来为了尊重李思南，二来他也另有打算，暗自思量：“白万雄这次突然杀了赛安平，内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绝不止于只是想保命赎罪这样简单，放他回去也好，让他不